

湘 学 研 究 丛 书

湘学史略



陈书良
主编

梁启超云：“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策、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观其国盛衰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丐求之。”本书所论之湘学，系指从战国至清末民初的大历史跨度下，于湖湘大地滋生、传衍、发展，具有深深的地域烙印，并为外界基本认同的学术思想。它兼容、整合了“湘中之学”和“湘人之学”。

中华书局

湘 学 研 究 丛 书

湘学史略

陈书良 主编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湘学史略/陈书良主编. —北京:中华书局,2015.1
(湘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101-10648-0

I. 湘… II. 陈… III. 学术思想-思想史-湖南省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0135 号

-
- | | |
|-------|---|
| 书 名 | 湘学史略 |
| 主 编 | 陈书良 |
| 丛 书 名 | 湘学研究丛书 |
| 责任编辑 | 罗华彤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35½ 插页 2 字数 560 千字 |
| 印 数 | 1-15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10648-0 |
| 定 价 | 98.00 元 |
-

《湘学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任:熊 健

副主任:陈伏球 刘清君 于秋平 郭玉平 陈书良

编 委:伏家芬 刘泱泱 弘 征 胡静怡 熊治祁

郑大华 黄伟民 王沛清 李治湘

总编辑:陈书良

编 务:胡智勇 陈荣飞 彭新卫

《湘学史略》

主 编：陈书良

撰 著：陈书良 周柳燕 丁仕原 王兴国 龚笃清
刘少虎 邓洪波 梁小进 陈先枢 刘 娟

湘学研究丛书总序

袁行霈

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与全国各地文史研究馆通力合作的文化工程《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在历时六年之后，终于全部完成，陆续出版，这无疑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更让我欣喜的是，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在《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湖南卷》编撰完成之后，即着手湘学研究，这是对湖南地域文化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因此当“湘学研究丛书”执行主编、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陈书良先生嘱余为丛书作序时，余乐见其成，遂欣然应允。

湘学作为一种极富地域色彩的学术思想，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史上有独特的地位，并在历史上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演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湘学的独特品格是儒学地域化的结果。但这一地域化的过程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它既有南北的交流与互动，也有东西的冲突与融合。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不断对湘学施加影响，湘学也因其自身特质影响了全国的学术发展。其表现最突出的主要是两个时期，一个是南宋的湖湘学派，一个是晚清湖南的理学经世派。

南宋时期，以胡安国、胡宏父子和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主张“性本论”和“气本论”，与朱熹的“理本论”和陆象山的“心本论”三足鼎立，朱熹更是深受胡氏父子和张栻的影响。过去我们过多强调张栻接受朱熹的观点，修正师说，而忽视了朱熹所受湖湘学派的影响。实际上，朱熹正是从湖湘学领悟到践履功夫的重要性，并纠正了佛老之弊。刘师培在论朱熹学问的进程时曾指出“考亭早年泛滥于佛老之学，及从延平问道，讲明性情之德皆由发端处施功，乃渐悟佛老之非……乃从南轩于湘南，而治学之方始易以察识为先、以涵养为后，由蹈虚之学加以徵实之功”（《刘申叔遗书》之“南北理学不同论”，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51页）。这一点随着对南宋思想和社会发

展的深入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共识。

至于湘学与晚清学术思潮的转变,最突出的就是湖南理学经世派的强势复兴。陶澍、贺长龄、魏源作为晚清理学经世派的第一批领袖人物,在道光年间积弊丛生的时局中崛起,他们因此而有机会将湘学的经世传统付诸实践,湘学也正是在此时再次兴盛。到了咸同年间,中兴名臣曾国藩借由湘军的壮大不断传播其“以礼调和汉宋”的主张,将“经济”一门与“义理、考据、辞章”并举,将经济藏于义理之中,在乾嘉考据之外,大大提升了理学的地位。他强调时务致用,兼收并蓄,以撮合、化解汉宋之争,成为当时经世学风的主流。但曾国藩的这种努力,基于更多的现实考虑,从学术上来说,并没有解决汉宋之争存在的学理问题,事实上影响了清代理学的发展。同时,在对西学的引进上,湘学的思考习惯和学术精神也影响了时人对中体西用关系的理解。对西方器物、制度、文化的次第引进,在湖南本土产生了激进与保守的严重分歧,它不仅使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呈现出复杂的局面,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关于这些,仍有待更多的研究。

作为传承近千年的地域学术思想,湘学的学术内涵极为丰富,一方面随着历史变迁而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却保留着学统上的延续性,形成了一种学术精神传统,深刻地影响了湖南的民风民俗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因此,开展湘学研究,对湖湘地域学术文化和学术群体深入开掘,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有关湘学的研究,近年来湖南地区的学者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这种学术自觉充分显现了湖湘学人的自信,也非常契合湘学的旨趣与独立精神。但作为一个学术思想史概念,湘学的历史研究和学理研究仍然很薄弱,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湖南省文史研究馆作为政府机构,牵头组织部分学有专长的文史研究馆馆员和一些学术界的朋友共同整理、研究、编写“湘学研究丛书”,显示了他们的学术勇气与社会担当,昭示着湘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最后,我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成为各省地域学术研究的参照。

目 录

湘学研究丛书总序	袁行霈 1
绪 论	1
一、湘学义界	1
二、湘学形成的地域环境	7
三、湘学的发展轨迹	8
四、湘学的思想文化来源及特点	16
第一章 屈贾流风与汉唐湖南学术	22
第一节 屈贾辞赋的学术内核	23
第二节 文史并重的三国六朝湖南文人群	28
第三节 寥落的唐代湖南学术	38
第二章 湘学的兴起——“濂学”开山	48
第一节 理学开山之祖周敦颐	49
第二节 “濂学”的主要内容与思想	51
第三节 周门“二程”与“濂学”的传承	62
第三章 湖湘学派的壮大	73
第一节 湖湘学派概述	74
第二节 湖湘学派的开拓者胡安国及其“春秋学”	82
第三节 湖湘学派理学体系的奠基人胡宏及其心性关系学	93
第四节 湖湘学派的传扬者张栻	105
第五节 湖湘学派弟子的学术传承及其与朱熹的学术交往	117
第四章 岑寂中的崛起	135
第一节 明代心学在湖南的传播和影响	136
第二节 “船山学”的横空出世	146
第三节 近代湖湘经世学派的领袖陶澍	160
第四节 贺长龄的经世思想与实践	167

第五章 湘学的复兴号角	178
第一节 湘学复兴的推手	180
第二节 湘学复兴的旗帜	195
第三节 近代舆地学的奠基人邹汉勋	218
第六章 湘学繁盛 群贤毕集	230
第一节 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曾国藩	230
第二节 “不为名儒,即为名将”	240
第三节 经学宿儒、西学先驱郭嵩焘	247
第四节 “名满天下,谤满天下”	253
第五节 湘绅领袖、学界泰斗王先谦	263
第六节 近代教育改革先驱张百熙	271
第七节 今文经学大家皮锡瑞	277
第八节 龙阳才子易顺鼎	286
第九节 “其人固不可取,其学实有可传”	293
第十节 “欲栽大木拄长天”	304
第七章 清代岳麓书院山长与湘学	314
第一节 汉宋并举:清代岳麓书院的学术传统与风尚	315
第二节 船山之后的湘学巨擘李文炤	322
第三节 由理学而经学:转变湘学风气的王文清	330
第四节 开启湖湘学风丕变的罗典	340
第五节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以对联称名天下的袁名曜	348
第六节 “造士三千”的欧阳厚均	354
第八章 湘学与湖南史学家群体	364
第一节 元代史学家欧阳玄	364
第二节 吴道行的岳麓情结	375
第三节 清代湖湘史学的发展	384
第九章 湘学与湖南维新运动	396
第一节 湖南维新运动与湘学学术思想的嬗变	397
第二节 熊希龄的维新思想	413
第三节 梁启超对湖南新学传播的作用和影响	423
第四节 “浏阳双杰”谭嗣同、唐才常	432
第五节 时务学堂最年轻有为的学生蔡锷	442
第十章 湘学与近代革命家、思想文化改良家群体	450
第一节 “无公乃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451

第二节 桃源渔父宋教仁	457
第三节 《猛回头》与《警世钟》	468
第四节 困惑帝王师	480
第五节 “老虎总长”章士钊	488
附录 湘人著述表	501
后 记	558

绪 论

一、湘学义界

近年来,随着地域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湘学研究以其鲜明的学术特征和深厚的历史传承而横空出世,成为了当世之显学。

我们认为,尽管对湘学的概念众说纷纭,人各一词,但顾名思义,湘学应该属于学术的范畴。按《旧唐书·杜邕传》云:“素无学术,每当朝谈议,涉于浅近。”学术一词系指有系统的学问。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学与术》云:“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致诸用者也。”当然有一点“经世致用”的意味。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更进一步说:

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策、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观其国盛衰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丐求之。

据此,我们知道,学术思想是学术研究与实践的产物;而且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演绎,带有系统性、传承性乃至地域性诸属性。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直接规范着我们以后将要论述的湘学的载体,以及为什么说湖湘文化、湖湘学不能等同于湘学。

自抗战时期李肖聃先生出版《湘学略》以来,人们习惯于在湘学这同一标签下,作着内容不同的表述。这是颇为滑稽的文化现象。因此,在申述本书的湘学概念之前,我们有必要略作梳理及评鹭,对历史文献或流行词汇中的湘学含义,就其特定内容或指称重叠处,作一些辨析。

首先看湖湘学。明儒黄宗羲《宋元学案·武夷学案》有“湖湘学

派之盛”一语,后人于是据此以为湘学即湖湘学,亦即湖湘学派。按所谓湖湘学(湖南学)是由南宋大儒朱熹及其弟子在《朱子语类》中提出来的,意指南宋绍兴年间形成的地域性儒家学派,亦即著名学者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在湖南的学术研究和思想传播活动。这当然实质上是指南宋理学在湖南形成的地域性学派。其学术传承是十分清晰的:当理学兴起之初,二程兄弟激扬于北方。赵构南渡,理学遂南传。后二程弟子、上蔡谢良佐传武夷胡安国,胡安国传其子胡宏,胡宏传绵竹张栻。胡宏隐居南岳二十余年,著《知言》六卷、《五峰集》五卷、《皇王大纪》八十卷。青年张栻往衡山从学,深得胡宏赏识。张栻后又主讲城南、岳麓书院,著《论语解》、《孟子说》、《南轩书说》等。他们的学术活动都在三湘四水之间,故朱熹及其弟子以湖湘学(湖南学)名之。湖湘学是大师手笔,当然非同凡响;然而如果将它等同于湘学,则颇觉其义欠缺。因为湖湘学的理学特色是由天道和人道统一建立的宇宙本体论,以形而上与形而下一体不分建立的宇宙本体论,强调体用合一。胡宏以为“性是气之本”,倡导否定“理欲两极对立”的人性论,主张恢复封建制和井田制。张栻则以为“太极即性与人性至善”。观湖湘学派诸大师宏论,程朱道学面目显示无遗。而逮及明末,王船山却大异其趣。船山远绍北宋思想家张载“理势合一”的历史观,完善了张载的学说,主张经世致用,奠定了船山学的学术基础;之后,又由魏源构建了其学术结构。遗憾的是,湖湘学恰恰没有包括船山学,没有延伸或泛指明到清中后期湖南的学术思潮,这就使得它在实质上与陈亮的永康之学和叶适的永嘉之学一样,是一个义界比较狭窄的宋代理学支派。

将湖湘学等同于湘学,虽其义欠缺,但我们以为积极因素亦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地域学派,湖湘学的代表人物均非湘人。二程是河南洛阳人,谢良佐是豫人,胡安国、胡宏父子是闽人,张栻是蜀人,只是因为他们开宗立派的学术活动在三湘大地,所以冠以湖湘学派,称雄于南宋之世。这也是从另一方面,雄辩地说明了“湘中之学”并不一定非要“湘人之学”。

其次看看清季以来较为广义的湘学。如上所述,湖湘学也可以理解为狭义的湘学;于是,近世不少学者将湖湘学向上远绍北宋,向下延伸到清末民初,统名之曰湘学。如李肖聃写的《湘学略》实际上就是一部湘学简史,李氏的湘学内含从“濂溪学略第一”到“流寓学略第二十六”,依次评叙了周敦颐、胡安国、胡宏、张栻、朱熹、吴猎、胡大时、蒋

信、王夫之、文昭、王文清、魏源、唐鉴、胡达源、贺长龄、贺熙龄、邹汉勋、邓显鹤、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吴敏树、李元度、王闿运、王先谦、皮锡瑞、叶德辉、朱文炆、谭嗣同等人的学术成就。后之人论及湘学内含，同乎李氏者还有朱汉民《湘学原道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王盾《湘学志略》（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版）、周柳燕《湘学》（湖南科技出版社2010年版）等，诸家实质上都奉李肖聃为圭臬，他们所认定的湘学代表人物不过是在李氏二十六学案的基础上有所增删而已。

我们认为，树立这种较为广义的湘学概念，其积极意义荦荦大者亦有三：

其一，谭嗣同《论六艺绝句》云：“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杨毓麟《新湖南》中说“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自立宗主，当时阳明之说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焉。”^①在王船山关于理气、道器、心性、理欲、知行等传统的哲学范畴全新、透辟的唯物论论证启迪下，在其“实用”的理论武器辉耀下，清代中后期至民初出现了一大批湘学名家和人才群体，前者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王闿运、王先谦、张百熙、皮锡瑞、易顺鼎、叶德辉、杨昌济等为代表，后者主要有湘军集团、时务学堂和湖南史学家群体。在此历史时期，名家学者层出不穷，学术思潮汹涌澎湃。尤其是咸丰年间湘儒通过创立湘军，将“天下唯气”理论用于事功实践，其成就达到极盛，让南宋事功学派（应包括吕祖谦东莱的婺学、陈亮的永康之学和叶适的永嘉之学）黯然失色。这一时期的湖南学坛以经世为纲，以践履为本，以经邦济世、强国富民为价值取向，讲求实事、实功、实效，强调“致知”、“力行”。这是一段彪炳中国近代学术领域的学术思想大潮，将其纳入湘学而名世，当然不仅合乎中国学术史的实际，而且让后之湘人扬眉吐气，万丈豪情！

其二，湖湘学的一大特点是传承清晰、道统鲜明。如他们奉二程为祖师，谢良佐——胡安国——胡宏——张栻，可以说其间脉络，较然可睹。然而清则清矣，未免狭窄；明则明矣，未免偏颇。而李肖聃以及后来的王盾、周柳燕所列的湘学人物，就颇具兼容并蓄之妙。朱汉民《湘学原道录》虽然高揭道统大纛，却将二胡、朱、张、船山、魏源、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一一论列，一团和气，此道彼道，论者固了然于心，

^① 杨毓麟：《新湖南》，《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18页。

读者大多不求甚解。公允平和,不立门墙。

其三,打破了“湘中之学”和“湘人之学”的界限。前已叙及,湖湘学的主将胡安国、胡宏、张栻都不是湘人,但他们著述、讲学的衡山及岳麓书院、城南书院都在湖南,而且他们都长眠在湖南,将自己学术之根连带血肉之躯都融入了湘中之地。因此,湖湘学是实实在在的“湘中之学”。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很多学者都面临着艰难的取舍。如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 1985 年版)遍论清代中期至民初的学人,从汤鹏论到章士钊,就是不收录王先谦。对此,钱氏在“余论”中解释说:

或又问于余曰:“王先谦与王闿运并称二王,亦一时显学,成书数千卷,而著籍弟子且千人。吾子斐然有述,何遗此一老耶?”余应之曰:“唯唯,否否,不然。昔王益吾先生以博学通人督江苏学政,提倡古学,整饬士习,有贤声。余生也晚,未及望门墙;而吾诸舅诸父以及中外群从,多隶学籍为门生者。流风余韵,令我低徊。然文章方、姚,经学惠、戴,头没头出于当日风气,不过导扬皖吴之学,而非湘之所以为学也。”

可知钱氏不收录王先谦的缘由,就是认为王氏所治非“湘中之学”。而以李肖聃为代表的较广义的湘学,则对于“湘中之学”与“湘人之学”有适当兼顾和整合。应该说,这也体现了近现代湘人学者的智慧。

最后,我们认为,除了湖湘学与湘学的关系之外,对于湖湘文化与湘学亦要有清醒的辨析。因为近年来,往往有人认为两者二而一,一而二,混淆这两个概念。

前已叙及,湘学之“学”指的是具有学理意义的知识体系与学术思想。而湖湘文化则不然。按湖湘文化,首先应是属于文化范畴。《晋书·束皙传》云:“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曲水诗序》云:“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可知文化的原意是指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施的文治和教化之类的治国之术。后经历代演绎,意义渐趋丰富,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湖湘文化将地

域和文化结合,则指湖湘地区数千年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综合。它不仅包括哲学、伦理、政治、法律、文学、艺术、宗教等精神文化内容,而且还包括民风、民俗、民族心理等所谓“俗文化”,甚至还将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历史遗存、江山胜境、湖南地区土特产等物质文化都包括在内。王盾在《湘学志略》说:

湘学是特定时代的地域化学术思想,湖湘文化则是湖湘地区数千年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综合体。湖湘文化是湘学发生与发展的载体,而湘学则是湖湘文化在特定时代的内核。^①

尽管我们不完全认同王先生的湘学概念,但王说透辟而中肯地指出了湖湘文化与湘学在特指含义和指称范围的不同,则是值得赞赏的。

本书所谓湘学义界,系在李肖聃诸家的基础上,上溯至秦汉两晋隋唐,将宋以前的湖南学术称为古湘学阶段。按《文心雕龙·史传》云:“虽湘州曲学,亦有心典谟。”《战国策·赵策二》云:“穷乡多异,曲学多辨。”可知在六朝时,湖南就以学术擅名,并有异于中原学术。我们将宋以前较为漫长的湖南地域学术名之曰古湘学,应该说是于典有征的。我们的理由简而言之,有以下两点:

其一,朱汉民指出:“如果追溯湘学的渊源,一方面可以追溯荆楚文化及湖湘之地的流寓学者的思想源头;另一方面可以关注唐宋以后中国文化重心南移,从而追溯到两宋儒家的学术形态。”^②湖南原本楚地,楚文化敬鬼好巫、神秘浪漫。马王堆汉墓曾出土《易经》、《老子》等二十余种著作,说明这些学术著作曾流行于长沙一带。屈原既放,漂泊湖湘,其辞赋如《天问》等篇,就对天地、自然、社会、历史提出了上下求索的力行思考。其后汉文帝五年,贾谊谪居长沙,其《鹏鸟赋》则直抒胸臆,表达了他关于天道、造化、阴阳的原道观念。到了唐代,又有著名文人柳宗元、刘禹锡流放湖南。他们深受湖湘之地求索天地的原道气息感染,柳宗元在永州撰《天对》,根据屈原《天问》,试图回答屈原对天地自然、人文社会中的各种疑问,给两汉以来盛行的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说有力的反击。刘禹锡在寓湘时期所写的《天论》诸

① 王盾:《湘学志略》,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

② 朱汉民:《湘学原道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文章中,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思想。他们均对以后两宋复兴儒学、重建儒学的道德形而上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屈原、贾谊、柳宗元、刘禹锡的主要身份都是文学家,然而,他们一来到湖湘,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了与其他地域作家迥异的理性追求,他们潜心思考,深入探讨宇宙大本大原的天道,从而使得他们的作品甚至主要是文学作品具有学术内核。这样的学术内核当然启迪了好学深思的湘人的心智。因此说他们开启了数千年湘学,这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其二,魏晋以后,湖南产生了为数不少的湘籍哲学家和史地学家。如罗含,有哲学著作《更生论》,其关于“天”的论述闪耀着朴素唯物论的光彩,是流传至今的湖南最早的一篇哲学著述。邓粲的《晋纪》、《元明纪》、《老子注》,车胤的《孝经注》,罗含的《湘中纪》,唐代欧阳询的《艺文类聚》等,更是确凿无疑的湘人论著。这些在宋代以前的湘楚文化的结晶,这些在宋代以前的湖南地区的学者的论著,都可以看作湘学的地域文化基础和思想渊源。

正由于以上考虑,我们将宋以前湖南地区的学术名之曰古湘学。

我们注意到,近年,方克立主张将湘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湘中之学”和“湘人之学”的适当兼顾与整合。湘中之学是指在湖南这块地方产生和传承的学问或学说,它既包括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创立的学说,如船山学;也包括外省人在湖南地域创立的学术思想,如属于湘学范畴的湖湘学就是由二胡、张栻等外省人创立并发展的。同样,湘人之学也不尽在湘中,湖南人走向省外,走向国外,他们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明显地体现了湘学传统和湘学精神的,也应该包括在湘学之内。^①这当然是切中肯綮之论。

本书所论之湘学,系指广义的“湖湘地域之学”,具体指战国秦汉至清末在中华民族三千余年历史进程中,于湖湘大地滋生、传衍、发展,具有深深的湖湘地域烙印,并为外界基本认同的湖南学术。诚如晚清学者戴德所云:“三闾(屈原)以孤愤沉湘,元公(周敦颐)以伊尹为志,遂开湘学仁侠之大宗。”^②

在战国至清末的较长历史时期,湘籍或非湘籍的学者所撰述、传播的各种知识、观念、学问,均具有湖湘地域学术意义,当然应该纳入

^① 转引自王向清:《湘学研究综述》,《哲学动态》2002年第9期,第37页。

^② 转引自朱汉民:《对湘学学统的探析》,《湘学研究》总第二辑,第10页。

湘学脉络中来。

要之,湘学滥觞于屈骚贾赋,肇源于王充张载,发轫于罗含“更生论”,衍生于濂溪“无极而太极”,孕育于胡氏父子“知言”,激扬于碧泉、石鼓、岳麓、城南诸学院,奠基于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构建于魏源“经世”、“师夷长技”之学,拓宇于道咸军兴与同光洋务,弄潮于晚清民国惊波骇浪,纵横驰骋、捭阖弛张,高标危立于中华学术文化的演进历程。

二、湘学形成的地域环境

湘学既是“湖湘地域之学”,所谓湘学史主要是描绘古往今来在当今湖南地域范围之内的学术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它是源远流长的中华学术的一个支流,其形成当然与湖南独特的地域环境有关。

湖南在周朝时为荆州南境。春秋战国时为楚国属地。秦设置长沙郡和黔中郡。汉以后郡、州更迭。至唐广德二年(764)设湖南观察使,自此有“湖南”之名。宋设湖南路。元、明设湖广行省(即今湖南、湖北两省)。清代、民国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设湖南省,其地域各个时代大致相同而略有变化。

湖南境内东南西三面环山,东为幕阜、罗霄山脉,西为武陵、雪峰山脉,南为五岭山脉。中部地区丘陵与河谷盆地相间。境内奔流着湘、资、沅、澧四大水系。整个地势南高北低,顺势向中、北部倾斜,呈敞口马蹄形。

湖湘大地史前时期主要是三苗、南蛮人活动的区域,和当时黄河流域华夏族较为优越的生存环境不同,湖南先民们的早期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左传》中曾以“筼路蓝缕,以启山林”来描述楚人祖先艰辛创业的情景。春秋战国时期的湖南尚处于文明之外,丰富多彩的自然现象,光怪陆离的自然景象,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都使先民时刻感受到自然的神奇与生活的不可捉摸,以至于人神杂糅之俗久存巫觋祀神之风不衰。从春秋乃至隋唐,盛行于湖南的是楚文化及湘楚文化。诚如王船山《楚辞通释·序例》所描述的:“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崑崙戍削之幽苑,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

另一方面,恶劣的自然环境,导致了历史上湖南各种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这既给湖湘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同时也磨砺出了他们的